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在中国革命历史的天空,有众多璀璨英魂闪耀其中,映现着光辉革命历程,照亮前赴后继的征程。从血火交织的峥嵘岁月走来,人们无法忘记共产党的早期党员、红军高级指挥员伍中豪用生命吟咏的壮歌。

一个早晨,小雨淅沥,朝雾蒙蒙,天地之间静谧安详。肃立于革命先烈伍中豪的墓碑前,吟诵他写的诗句“男儿沙场百战死,壮士马革裹尸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不禁心生万千感慨。

一

1905年,伍中豪出生在湖南省耒阳。与众多革命先烈一样,救国救民是伍中豪早年就立下的远大志向。17岁那年,伍中豪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2年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个追求思想进步的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出身湖南乡村的青年,在思想上真正地觉醒了。1924年,伍中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从此,伍中豪成为一名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大潮之中。

在外求学期间,伍中豪一直关心着家乡的反帝反封建斗争。1922年寒假,伍中豪回到家乡耒阳,参与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耒阳地方委员会;1924年,他又与陈芬等人创建中共耒阳支部。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伍中豪越来越感到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感叹道:“目今日时代潮流,笔杆难胜枪杆,笔杆仅能润世,救世尚须枪杆……”于是,他毅然决定投笔从戎,向党组织提出了去黄埔军校学习的请求。1925年5月,伍中豪以优异成绩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四期步兵科学员。毕业后,伍中豪来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军事教官。在这里,他认识了毛泽东等心怀救国救民理想的共产党人。伍中豪十分佩服毛泽东对时局和中国前途的分析,诚恳地对毛泽东说:“我这一生就跟你定了你!”

二

1926年7月,伍中豪参加北伐,进入湖南后,根据党的安排回到耒阳担任团防局长。在任上,他裁撤了思想反动的常备队队长,亲自担任队长,招募青年工农为队员。1926年11月,耒阳县工、农会成立后,伍中豪将县常备队与工农自卫队、纠察队合编为耒阳工农自卫军总队,把全县的武装力量牢牢地掌握在工农会手中。

“马日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在《湖南日报》刊出通缉伍中豪的命令。此时,家乡耒阳不能回去,长沙亦是绝无立足之可能。伍中豪几经辗转来到武汉,找到黄埔军校时的好友、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卢德铭。经卢德铭介绍,伍中豪与党组织取得了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很多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笑着说:我出生在东北,我是东风人。“东风在哪里啊?”“东风在祖国的西北,是一个艰苦的地方。”我说道。

在北京生活的“东风人”有很多。他们有的在小点号工作过,有的在铁路沿线待过,还有的在发射场见证过火箭升天的辉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虽然现在战友不时相聚,但关于“东风”的故事已经渐行渐远。

在我心中的“东风”,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是留下我青春年华的地方。

我已离开“东风”很多年了,中间回去过3次,只因假期有限,每次来去匆忙,工作过的团站、点号再也没能去过。

这次从东风归来,让渐渐模糊的记忆又清晰了许多,那曾经的温情依然在心里流淌。

我在一个偏远的点号待过十几年,方圆数十里荒无人烟。那时,点号生活很艰苦,冬季吃的是“老三样”——白菜、萝卜和土豆,平日收不到电视信号,偶尔看看过期的报纸。那里与外界隔离,我听不到外面世界的声音,外面的人也很少知道这个地方。

说起戈壁的艰辛,大家首先想到的

拼将热血染青山

宋海峰 王倩

联系,被告知留在警卫团担任连长。由于警卫团没有赶上南昌起义,于1927年8月12日辗转来到革命基础较好、位于湘鄂赣边的江西修水县。9月初,警卫团、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崇通农民义勇军与安源的路矿工人武装,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由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同月,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担任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团副团长兼第3营营长的伍中豪,率部冲锋在前,首战白沙市获胜,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秋收起义遭遇挫折后,1927年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的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上争论激烈,师长余洒度等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的支持下,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关于放弃进攻长沙的主张。当时,同样支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还有伍中豪,他说:“我军已疲劳,失败后士气低落,长沙已有准备,如再去攻打,必会全军覆灭……”

按照会议决定,工农革命军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何长工在《秋收起义到井冈山》一文中写道,为了摆脱尾追的敌军,伍中豪向毛泽东建议:五更出发,日落宿营,与敌竞跑;时东时西,时分时合,把敌人甩掉。毛泽东接受

东风情愫

刘殿如

是冬冷、夏热、风沙大。冬天,西伯利亚寒流卷着沙尘铺天盖地袭来,扑在脸上如刀割一般。沙尘翻过围墙,积在墙角窝形成一个又一个沙包。空气里也弥漫着尘土气息,而人的鼻孔、耳朵里早已积满了尘土。夏天的正午,是绝不敢轻易外出的,远处广袤的戈壁热浪泛起,有时在半空形成海市蜃楼。在这样酷热的环境,人是走不了多远的。

当然,戈壁有着别样的风景,用心体会,就能寻觅出不一样的感觉。夏季傍晚,坐在沙丘上遥望远方,气温渐降,微风渐起。天边,云朵的色彩随落日不断变化,直到所有的色彩隐没在黑暗中。黑夜来临同样美妙,深邃的夜空,繁星闪烁,一条银河将夜空分为两半。黑夜是如此的灵动和通透。一个人在黑夜里慢慢行走,听着脚踩在地上发出的轻微声音,我能感觉到心跳,听到地上爬虫发出的细微声响……

在艰苦环境生活过的人,很容易满足,细微间的温暖和舒适就能产生巨大快乐。深夜风很大,值班时室外似乎有动物啃咬的声音,我心中惦记着外面的设备,总是壮着胆子外出巡查。清晨,走出房门,我看到日出的那一刻,顿觉心情舒畅,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说到现在的东风,更多与辉煌有关。我时常觉得,用“浩瀚”这个词描绘“东风”更合适。黑城也很大,元朝时是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然而,自

了他的建议,9月26日工农革命军攻下莲花县城后,立即分为数个小队撤出县城,摆脱了敌人。

英雄主义是在信念与理想旗帜下迸发的生命激情。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伍中豪满怀对革命的热情,投入到井冈山的斗争中。1928年2月中旬,赣敌第27师第79团趁工农革命军主力去遂川之机,派出一个营配合地方靖卫团占领宁冈新城。工农革命军闻讯后,从遂川赶回茅坪择机歼敌。按照部署,伍中豪率部负责攻打南门和北门。在工农革命军首次攻城受挫后,伍中豪勇猛攀上城墙,战士们紧跟其后登上城头,痛歼守敌。南门被攻破了,接着,东门和北门也相继被攻破。此战,伍中豪率部与第1营配合,全歼守敌一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敌约300人,取得了井冈山根据地创建以来的重大胜利。

在井冈山这块红色热土上,伍中豪历任红四军第31团团长、第3纵队纵队长、红12军军长……在与国民党军的作战中,他巧妙指挥,英勇善战,连战皆捷,成为红军初创时期有名的高级指挥员。

我们走进柏路会议旧址,仿佛穿过时空隧道,走入了1929年1月的井冈山。当年,或主张据险死守,或主张全部转移的争论声,依稀在耳边响起。湘赣两省国民党军6个旅、约3万兵力“会剿”井冈山之际,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共青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会议赞同毛泽东提出的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的策略,决定红四军主力第28团、第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第30团、第32团留守井冈山……在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会剿”井冈山根据地时,袭击赣州或吉安,采用“围魏救赵”策略,迫使两省国民党军分兵回援,以解井冈山之围。

不久后,蒋桂战争开始。在分析敌我形势后,红四军前委提出利用军阀混战的机会,在更大范围的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促进全国革命高潮到来的战略计划。红四军进军赣南后迅速打开新局面,赣南、闽西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地发展。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伍中豪意气风发,率部参加两次入闽、三打龙岩的战斗,捷报频传,在战火中锻炼成为军政兼备的优秀指挥员。

三

1930年秋天,伍中豪带一个警卫排从吉安陂头出发前往横江渡。当他们行至安福城郊时,太阳已经落山。此时,他们突遭国民党安福靖卫团伏击,警卫排战士牺牲过半。伍中豪组织剩余的战士突围,退到亮家山,弹药耗尽,被敌人杀害。这位智勇双全、驰骋沙场的红军指挥员,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不到一个月后,工农革命军攻占了安福县城,召开了悼念伍中豪的万人大会,青山含悲,绿水呜咽。

伫立在英烈牺牲之地,我们见到山花开遍原野,微风拂过,似在频频点头向大地致敬。那一丛丛、一簇簇摇曳的花儿,在我们心里是自由之花、胜利之花,因为烈士的鲜血浇灌了它。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两年前,我们赴西部高原某地开展驻训任务。为感受戍边官兵工作和生活,上级组织部分参训人员前往边防哨所实地見学。那次,我与组员们去了距离驻训地约100公里的某哨所。

哨所坐落在连绵群山的深处,不远处是两条小河的交汇处。这里海拔高、气候冷,靠近河流的地方是一大片水草丰美的草场,远处植被稀疏,只有坚韧的骆驼刺顽强扎根。

在院门口迎接我们的,是排长张程焯,“欢迎你们的到来,大家外出执行任务了,要晚些才能回来”。我留意到,空旷的院子中有一座砖瓦砌成的平房和一座当作活动场所的日光棚。几棵约一人高的树下,热烈绽放的白色、紫红色格桑花格外引人注目。“这是大家为了装点院子从山上移植过来的。”张程焯向我们介绍道。

过了几个小时,外出的战士们归来。一见到我们,战士们就热情地带我们到处参观,为我们细致讲解哨所的砖瓦草木。藏族战士丹增顿珠说道:“我们这里很少看到外面的人来。你们来到这里,大家都很高兴。让我带你们去看看这里吧。”于是,我们走出哨所,沿着崎岖山路向大山深处走去。远方的山脉,在夕阳余晖映照下,展现雄健的曲线;金色而又渐红的晚霞,为大地镀上了一层光泽。

第二天,我们乘车跟随战士们沿着山路巡检设备。车辆行驶在碎石遍布、积雪尚未消融的山道上,原本就因高原反应身体不适的我们,在发动机的轰鸣声和一路颠簸中更加痛苦。

“这条路我已经走了13年了,这个季节还可以驾车。等到大雪封山,就得开着工程机械车一点一点向前推进。”驾驶员王天海大声对我们说道。



旗帜照亮征程

张发红

百年前
南湖的那艘画舫
启航了一个民族驶向光明的
远征
长风漫卷旗帜
鸣奏着镰刀与铁锤的交响
这刺破长夜的光芒
写下开天辟地的篇章
凄风冷雨中燃起的
温暖明灯

格桑花开

李鸿睿

行驶了3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达山脚下,战士们开始卸载重达几百斤的维修设备。“后面的路,车辆无法通行,我们要靠人力把设备抬上去。”沿着陡峭的山路向上攀爬,尽管我们轻装前行,也不得不每走几步路就停下休息。战士们的身上绑着绳子,协力抬着沉重的设备,奋力向上攀爬。尽管行进的速度缓慢,伴着“稳住”“加油”的鼓劲话语,他们的脚步踏得稳健,一路未曾停歇。路途的最后200米,坡度更陡峭了。这段只有1公里多的路程,战士们足足走了2个小时。当我们抵达山顶时,战士们已经展开维修作业了。看着他们不停地喘着粗气,脖子和手上被绳子勒出的红印,我们心中满是震撼和感动。他们紧张忙碌的身影,与远处巍峨的雪山遥遥相对,那一刻,坚韧挺拔、无私奉献……这些词汇在我心里都有了具象的指称。

维修结束,疲惫的战士们或坐或躺,在地上休息。维修员土旦群培向我们讲起一次巡逻经历。那时,正值冬季,大雪封住道路,只能带队骑马进山。巡查6年、熟悉周边环境的土旦群培,担当起向导员的职责。雪野茫茫,难以找准方向,土旦群培牵着马走在最前面,6名队员跟随在离他50米远的身后。他不时向身后的队员大声提醒道:“这边雪很深,走的时候要绕着走,小心陷进去。”原本零星飘落的雪花,此时转

为大雪纷飞,模糊了队员们的视线。突然,“扑通”一声,土旦群培踩裂冰面、坠入冰河。所幸,河水不深,但刺骨的寒冷,使他浑身颤抖。待飞奔而来的队员将他拉出冰河,他的腿已冻得僵硬。队员们一再坚持让土旦群培提前返回哨所休整。“这里离目的地还有不到20公里,我不带路肯定更难走,巡逻结束后咱们一起回去。”他笑着说起这段经历时,我深切感受到他们“乐守边关”的炽热情怀。

返回哨所的路上,二级上士多吉才让捧着几株从山上挖来的格桑花,问我

们:“知道格桑花在藏语中是什么意思吗?”“幸福美好”“爱与吉祥”……我们纷纷答道。“这象征着幸福美好的花儿,也寓意着顽强拼搏、顽强坚定。现在我把它送给你们,希望你们也像格桑花一样,顽强扎根。”

在那里的每一刻,我们都被戍边战士们感动着。見学结束那天,战士们站在哨所门前与我们告别。多吉才让带着战士们唱起藏语送别歌曲,深情的旋律在高原长风中回荡,飘向雪山、飘向蓝天……随即,我将一本随身笔记送给了多吉才让,上面画着那天他们在山脚搬运设备的场景。离开的汽车启动,从车窗望去,战士们用红色石头拼出的“祖国在我心中”六个大字,在高原明亮蓝天的映衬下格外醒目。

高原驻训结束后,我把多吉才让送给我们的格桑花带回单位。时隔两年,我再也没有去过那个高原哨所。望着眼前盛放的格桑花,我想,此时边关的那座院子,也一定开满了格桑花。



长征

第6155期

照亮苦难辉煌的征程
陕北窑洞的烛火,投射出
胜利的剪影
远征,远征
向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梦想

这热血浸染的旗
鲜艳依旧,纯粹依旧
更庞大的队伍,汇聚于此
举起右拳
喊出那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青春的心灵自此,立起
逐梦的航标

仰望一种光荣

峭岩

仰望一种光荣
仰望一支劲旅
谁能破解一支军队的秘密
它的胜利来自哪里

当我们找到它的源头
就了解了一种光荣的渊源
寻觅它的精神属地
就明白了一个真谛

请问,你知道
“一针一线”的哲学吗
它连接了人心最柔软的部分
你知道“露宿街头”的哲学吗
它架起了风来吹不透的屏障
你知道“一把炒面,一把雪”的哲学吗
它赢得了胜利与敬意
你知道钢铁还硬的身躯吗
一位战士用身体遮挡眼
你知道“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
的哲学吗
它挺起了民族的脊梁
你知道“拒腐蚀,永不沾”的哲学吗
它铸成了霓虹灯下的雕像

党指挥枪
绝对是血与火的真理
他们是写在大地上的一首诗
吃垮风云,顶天立地
致敬,国土的守卫者
致敬,东方一支劲旅



椰风丽日(油画)

杜鹏亮作

